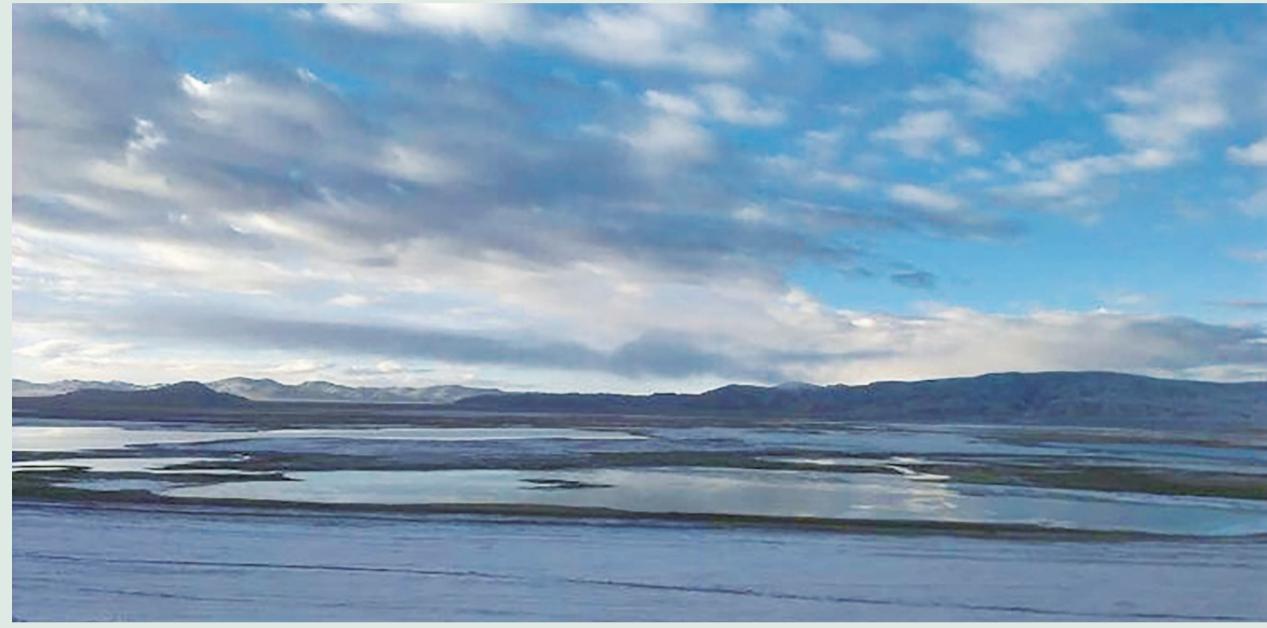


我们继续曲曲折折、起起伏伏地前行。车灯前方白茫茫，车身两侧灰蒙蒙，视线只能看到车轮前面一二十米，看不到山谷的深浅，倒也没了白天走绝壁山路时的惊恐受怕。

风雪夜行天路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二十三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过了麻扎达坂，便是40公里下行陡坡。天完全黑了，雪越下越大，车灯投射下，前方迷迷茫茫，看不清道路。这条路上加油站很少，据说，在三十里营房有一个，但如果半途油箱耗尽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非常麻烦。幸好老木未雨绸缪，带着两只20升的备用油桶，由此可见，对旅途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提前预判，是何等重要。

老木贴着崖壁停车，给油箱“加餐”，加完一桶，正加第二桶，对面驶来两辆摩托车，停到我们车旁，拉下头盔面罩，露出两张年轻面孔，其中一位开腔说：“兄弟，我们在三十里营房没加上油，熬不到叶城了，能不能支持一点油？”一问，两位摩托车骑行者从成都出发，计划沿新藏公路进新疆，穿过沙漠公路，经独库公路上乌鲁木齐。老木晃了晃油桶，大约还剩一半，说：“就这么多，你们分了吧。”

两位老兄高兴地往油箱里注油，加完要给油钱，老木挥挥手：“都是驴友，不必在意。”

两辆摩托车远去了，发动机的轰响在山谷久久回荡。摩托车声响还没完全消失，忽又传来叮叮当当声音，像驼铃，又像风铃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身穿防水冲锋衣，头戴风帽，足蹬皮靴的汉子，披着一肩雪花，躬身骑着一辆奇怪的箱式车，从坡下费力地上来。这辆车后面像一个缩小版的集装箱，大概是作为生活起居之用，箱体一角挂了只风铃铛，一角挂了盏类似“气死风”的灯，昏黄地照射到汉子前方几米远。

原来是一位骑行者！

我好生诧异，骑行者见到不少，像这样拉着“房子”、顶着风雪，在昆仑山崇山峻岭中摸黑独行，还是头一回见。于是，我迎了上去：

“兄弟，从哪儿来？去哪里？”

“拉萨。乌鲁木齐。”汉子声音有点嘶哑，回答得简洁、干脆。

“这么大的风雪，还不歇？”

“再往前赶。”

黑暗里，又背对着“气死风”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依稀觉得是张棱角分明的国字形。见我们迎上来，汉子索性停住脚步，攀谈起来。

“从拉萨到这儿走了多久？”

“两个月了。”

“辛苦不辛苦？”

“哪能不辛苦，熬呗。不过，最难熬的……”汉子停顿了一下，“是孤独”。

“你这一路走来，最痛苦的是什么？”我刚一提问题，立马羞赧，这问题太弱智了。不料，汉子露齿笑了笑——这回我看清了，一副洁白的牙齿——说出我至今犹自记忆深刻的一番话：

“最痛苦的是走陡坡路，比痛苦更痛苦的是一直走陡坡路，车骑不动，只能推，推着车上来，感觉呼吸与不呼吸没啥区别，反正肺里没氧气。”

“你精神可嘉，勇气可嘉！”我由衷地赞叹。

“说得好听是勇气，说得不好听，是脑子坏了。其实，所有喜爱挑战极限的人，脑子就没好过，否则，谁会吃这苦！”

水哥和老龙从车上拿了一只馕和两罐红牛给汉子，老木伸手在他手臂上紧了紧，说：“兄弟，一路保重，注意安全！”

汉子蹬着“房车”隐没在风雪中，“气死风”消失了，雪幕中隐约传来“唯当唯当”的铃声，铃声是汉子旅途伴侣，也许，他是想借此驱赶路途寂寞。但，这枯燥、单调的铃声，是在他心中奏响“小夜曲”，还是让他更加孤独？

忽然想到，还没询问汉子的姓名。再想，漫漫人生路，遇见就是缘，何必在意姓甚名谁？路过了，相遇了，留下祝福，带走珍重，够了。就如我们旅游，在意的不是一路上的山山水水，而是山山水水给心灵的洗涤与净化，以及对生命与人生的重新审视。

我们继续曲曲折折、起起伏伏地前行。车灯前方白茫茫，车身两侧灰蒙蒙，视线只能看到车轮前面一二十米，看不到山谷的深浅，倒也没了白天走绝壁山路时的惊恐受怕。我们要连夜过大红柳滩，因为，中校说过，大红柳滩到库底达坂白天封路一周，只有过大红柳滩，才不至于滞留山中。

车内气温很低，老木不敢开暖气，暖气催人发困，在山路上开车打盹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路面越来越泥泞，松软的地面上盘旋而上的山路告诉我们，海拔4960米、九十九道弯的黑卡达坂就在前面。一会儿土路，一会儿搓板路，一会儿翻浆路，一会儿弹坑路，一会儿涉水路，似乎所有的烂路都汇集到这里。翻过垭口，盘旋而下，透过风雪，模模糊糊看到一块路牌，写着“赛图拉哨所遗址”，水哥说，三十里营房到了。

赛图拉是丝绸之路南线通往印度的要隘，战略地位重要。晚清时期，左宗棠收复新疆，在荒无人烟的赛图拉驻军，这里就成为喀喇昆仑山上与世隔绝的哨所。1949年，王震将军挥师西进，解放新疆，次年3月，第二军第五师先遣连开进赛图拉，防守的国民党官兵误以为国军换防来了，悲喜交加地哭着埋怨：“三年了，怎么才来！怎么又换了？”看着这些破衣烂衫、面黄肌瘦的国军官兵，解放军战士也流下了泪。后来，解放军营地向中印边境东移三十公里，就是现在的三十里营房，当地政府在这里建赛图拉镇，左宗棠始设的赛图拉哨所遂废弃，成为遗址，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风云变幻。可惜，四野凄迷，我们只能环顾灰蒙蒙的雪空，心中默默地凭古吊今。

很奢望能在三十里营房即赛图拉镇吃上热汤热水，可已是深夜，整个镇子都已入睡，静悄悄的，连狗吠也不闻，只有大雪落地的嗦嗦声。水哥给每人分发了一块馕一罐八宝粥，充作晚饭，把车停在军营大门路边，蜷缩在车里，等待天亮再赶路。可是，尽管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添上了，还是冷得直打哆嗦，没半个小时，浑身就麻木了。不知怎的，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《昆仑山上一棵草》里的一句经典台词：“哼，你还不如昆仑山上一棵草”。是的，我不如昆仑山上一棵草，不如它抗得了风雪严寒，不如它耐得住荒漠苍凉，此刻，我幻想着《昆仑山上一棵草》里“司机之家”的惠嫂，捧着一只热气腾腾的粗花瓷大碗，笑吟吟地出现在我面前，说：“大兄弟，喝口热水，暖暖身子。”

惠嫂没能出现，倒是斜躺在驾驶座上的老木忽然打了一个机灵，鲤鱼打挺般地跳起来，说：“走，继续开路！”我们三个人都没反对，与其待在这里冻僵，不如把身体扔到路上。

于是，顺着喀拉喀什河，向东疾行。

阳光照过，月光泼过，露水露过。棉花变得洁白，蓬松，柔软，像一句诗。妈妈把诗句一样漂亮的棉花卖掉了，让我和弟弟上学堂。

棉花

□低眉

草木物语

棉铃虫躲在花里头。人不把它捉出来，它就一直躲花里头。吃花，吃蕾，吃嫩棉桃。被它祸害过的花，都结不出棉桃。或者，结一个僵桃。僵桃永远不会开。剥开也只有黑乎乎的死花，石头一样。

棉的花，真好看！黄的，粉红的。在风里娇娇地摇，跟我头上的绸子一样。我打开一朵黄的花。呀！一只棉铃虫！肥嘟嘟的身子，蜷在花心深处。我的小手飞快，拎了出来，奔到我妈身边去，放进玻璃瓶。好多的棉铃虫呀！

每一朵花，都要被妇女们看过去。没有比捉棉铃虫更好玩的活计啦！我只在我喜欢的花里捉。哪朵花大，哪朵花艳，我就捉哪朵。要是哪朵花萎了，我根本就不要替它捉。看！那边一朵花，全张开来，黄粉的花蕊露出来，真美！我赶紧窜过。秋天到了，棉花开遍田野。怀抱一样的天空上，云朵沉睡，若婴孩。田地上的棉花秆，半人高，流出云一样的棉花来，

了我一跳。她让我明天帮她去上工！我不是想跟妈妈去外婆家，也不是不愿帮妈妈，我是担心我不会上工呀！要知道，我才四岁！可妈妈说，明天上工的活计我肯定会，还是捉棉铃虫。捉棉铃虫？好吧，我肯定能捉到很多！

为了上工，我起了个大早。和大人们一样，我一个人看一行花。我知道上工是一种责任，不可以像昨天一样到处窜。捉到一只特别大的虫。我巴望捉到更多的虫，定下心，一朵一朵看过去。可是后来，我怎么也捉不到虫子了。那天我总共就捉了两只虫。挤在大人堆里记工分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为什么我今天就捉不到虫子了呢？我看了那么多的花！“周银凤——，两条。”我听到队长报妈妈的名字，又听到这个难为情的数字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妈妈安慰我没关系。说多亏了我替她上工，生产队才没记她旷工。

夏天来了。那些被捉过棉铃虫的花，结出了很多的棉桃。我在田里捋棉花叶，羊喜欢吃。

秋天到了，棉花开遍田野。怀抱一样的天空上，云朵沉睡，若婴孩。田地上的棉花秆，半人高，流出云一样的棉花来，

挂在棉荚里。拾棉花，晒棉花，拣棉花，全是女人的差事。妇女们忙棉花，没日没夜。妈妈喊我喊上了瘾。“小琴，你看，田里棉花在朝你笑哩！”我就二话不说，和妈妈下田，拾棉花。

分田到户以后，我不再跟妈妈去上工。长棉花，也不再是一件大集体的事。爸爸在浙江做瓦，妈妈一个人，种责任田，还要带我和弟弟。我体会到妈妈长棉花的辛劳。

我们不再捉棉铃虫，改成打药水。打药水这种事，我从来没干过。打药水人会中毒。我妈妈就中过。我生产队很多人都中过。

若是逢到连天阴雨，要把开了一半的棉桃或是全盛开的整朵棉花摘下来，先放到家里，防止雨会把棉花打湿，使棉花发霉。碰到这样的天气，真晦气。白天摘桃，晚上剥桃。昏暗的灯下，我要睡得不得了。妈妈见我的头一点点的，便叫我快点去睡。睡一觉醒来，堂屋间的光，透进房间，那么昏暗。夜深人静，鸦雀无声。

剥好的棉花，放在帘子上晒。露。月光清澈，泼在棉花上。棉花在承露。阳光照过，月光泼过，露水露过。棉花变得洁白，蓬松，柔软，像一句诗。妈妈把诗句一样漂亮的棉花卖掉了，让我和弟弟上学堂。



人最初是相似并且纯粹的。站在年龄金字塔的脚下，我对即将到来的很多事情都感到恐惧，“油腻”只是一个表象。

仰望“小三十”

——女权系列之一

□维愚

音乐私语

日本人称三十岁左右的人为“小三十”，几年前还出过一部同名电视剧，主演是当时正值“小三十”的性感女星星蜜，窈窕绰约，尽显轻熟女魅力。

不是人人都是坛蜜。在大多数女性心中，由二十岁迈向三十，是种种“焦虑”的开端：新陈代谢率变低，皮肤开始容易长斑，开始发胖（有些人则是另一个极端，开始变得干瘪），睡眠日益变少，工作、育儿的烦恼加倍，甚至连头发都掉得更多……

在这方面，男人们似乎和女人分属不同的物种，他们几乎很少有此类焦虑——或许有，也只是小部分，正如充满期待地迎接轻熟“小三十”的女人也是少数派。目力所及的男人们，小三十的，小四十的，乃至小五十的，于他们而言，年岁增长带来的烦恼相比阅历与见识增多而带来的成就感而言，简直微不足道。他们欣喜于自己越发广博的人脉，得意于自己越发圆融的处世之道，精妙的话术与周旋技巧，啊，时光简直是巧妙的魔法师，将青涩稚拙的青年变成成熟睿智的成熟男性，妙哉。

在这种时候，始终存在于两性之间的透明墙便开始显形，且越发坚固了：我们很难告诉男性们，“油腻”这个词到底有多少变幻莫测的释义，它绝不仅仅指物象上的“油脂丰富”而已。“油腻”，它是匍匐在岁月缝隙里的水蛭，在你含着意味深长的笑，在同事谈论某人时若无其事地插上一句时——只一句，但那一句所包含的信息量，远胜女同事十句无害的，充

如果冥冥之中确有肉眼看不见的幽魂，这该算母亲另一种方式的关爱，还是她如今不再催促我回去？

怀念苦夏那片幽暗

□江徐

坐看苍苔

上学那会儿，学到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，开篇便是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”大家顾名思义，想当然地认为“七月流火”是说夏天像火球一样酷热。它真正的意思是在说夏去秋来，天气渐渐转凉。时隔经年，再默读这四个字，不知为何，心中竟有隐隐凉意。

忽而怀念一种体验，一种在当年略感害怕并且想着逃避的感受。

小时候，我体质虚弱，一放暑假就开始疰夏。人自然精神萎靡，茶饭不思，有时还会上吐下泻，即便如此，依然跟家人执拗，不允许他们去喊赤脚医生。实在怕打针，怕疼痛，宁可闭眼躺着，熬着。

闭眼躺着，后来就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，人仿佛进入一个幽暗的……我无法说它是通道或者其他什么空间，只能说状态，类似以往在图片中所见的太空星云——像是无边无际的洞，又像密封起来的黑——在这空无一人的情况下，没有星辰，只有长短不一的线状物体在那里来回回。它们向前流动，时而稀薄，时而浑厚，扁平宽阔，以脚发麻时的那种感觉向前平移、滑动，移动到某一程度就会陡然退转，重新开始，周而复始。

我像是被这种反复来回的情形吸引，又像因为它的枯燥和难以理解想逃离，却怎么也挣不开眼睛。于是我只能看着、跟随着这些线状物体

在幽暗里来来回回，反反复复，不厌其烦。与此同时，我又能听到近旁家人平和简短的话语。

每年疰夏，只要躺下，闭上眼，总会进入这片幽暗里，不由自主地来来回回。那时候，我好像真的成了一粒微尘，又或者像清醒时候，迎着光线，眯上双眼，就可以看到在面前晃来晃去的极小的气泡中的一个。

那是小学阶段。上了初中依然会疰夏，却不再进入那片幽暗，开始清醒地难受。一直记得，那个情形之下，祖母似乎忍无可忍，拿起扫帚，在我身旁的地面拍打两下，佯装（或者真心）呵斥道：“现在又放暑假了，你要叫孩子回去，但也别捉弄她，看她这个样子多难受呀！”

祖母认为，这是活在另一个世界的母亲疼爱我的表现，也是提醒我去到外婆那里的方式。对于祖母的神神叨叨，我将信将疑，身体上的难受，仿佛因为这份疼爱而显得几分亲近。

其实我不信鬼神，奇怪的是，到了外公外婆那里，各种病症不治而愈，人一下子有了精气神。这该算冥冥之中的神力呢，还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巧合而已？

十八岁以前，上学、放假，都在家人身边，疰夏也是逢假必发。回想起来，十八岁之后，夏天很少在家待着，疰夏也很少再光顾我的身体。如果冥冥之中确有肉眼看不见的幽魂，这该算母亲另一种方式的关爱，还是她如今不再催促我回去？

没有人能够给我答案，答案却在自己心中。

疰夏，原来又叫苦夏。回到那个境遇下细想，身体的确有点受苦，心灵因为无明而受困。